

我對於這個問題，年輕的時候，因為我是從學哲學進入到佛學，所以對於戒律我就不相信。跟章嘉大師三年，這個老人家真是善巧方便，現在才知道他老人家的慈悲，教導我，用心良苦，知道我們是現代的年輕人，不相信戒律，誤認為戒律是三千年前印度人生活的規範，我們能學嗎？我們學佛是不是回到三千年前？時代永遠向前面進步，我們怎麼後退，怎麼退到三千年前？我們是中國人，為什麼去學印度人？這個錯誤的觀念，我們雖然不說出來，老師有智慧，老師看得很清楚。他不會呵斥我，也不會批評我，為什麼？他要呵斥、批評我，我不跟他學了，我就會離他遠遠的。他對我非常愛護、非常關心，我只要有一、二次沒有去見他，他就會打電話，或者派他的副官打電話給我，問我身體怎麼樣，為什麼沒有來，真的像父母對子女那樣的愛護，被他感動。他對戒律這樁事情很巧妙，我們是一個星期見一次面，一個星期所學的向他報告，再有問題向他請教。每次上完課之後我離開，他都會送我到門口，會輕輕說一句話，「戒律很重要」，就說這麼一句話，我聽了大概幾十遍，每次提醒我這句話。

我跟他三年，他老人家圓寂了。他火化的地方是特別建立一個小塔，專門為他做的，那個時候有甘珠活佛，幾個人在旁邊搭了帳棚，守在這個火化小塔。他們大概住了一個星期還是十天，我在那個帳棚裡住三天。我三天就非常認真反省，我跟他老人家三年，他教了些我什麼？我學到些什麼？我認真的反省。這一反省，頭一個，戒律很重要。為什麼這句話跟我說那麼多遍，也沒有詳細跟我講，就這一句？我就認真想這個問題，想了兩個星期明白了，我錯了

，因為我們這是學佛，學佛要用佛的標準，不能用人的標準。我們以前過去學過禮，中國儒家傳統文化裡頭講禮，三代的禮就不相同，夏、商、周三代有興有革，也就是它有修訂的地方、有改變的地方，像國家的憲法、法律，經過一段時期要修訂一下。現在我們學佛，學佛要成佛，成佛那個憲章、那個法律不能改動，改動就成不了佛。我就想出這麼一個道理出來，才知道三皈五戒，律藏裡面的東西那是成佛之道，那不是世間法律，那不能改變的。我把這個道理想通了，對於戒律的這個錯誤觀念才糾正過來。

這是章嘉大師用了三年，還圓寂做這個示現，讓我認真反省明白了；他要不圓寂，我不會去反省這個道理，我對於戒律的錯誤觀念會永遠保持下去。現代人犯我這種過失的人就太多太多了，不犯的是一個也找不到，比我錯誤觀念嚴重，我能反省，他們不會反省。我這個反省是章嘉大師示現，不做這個示現，我不會做這個反省，才知道因戒得定、因定開慧。頭一個，你對戒不重視的話，你怎麼會得定？你怎麼會開智慧？你學一輩子，學得再好，可以做一個佛學家，現在可以拿個佛學博士，學的是什麼？佛法的知識，不是智慧。因為慧是從戒定裡頭來的，你沒有戒定，你就沒有智慧，你學的是常識、知識。知識能不能解決問題？不能解決問題。你有這個知識，確實可以拿到博士學位，可以做一個名教授，西方講的漢學家、佛學家，你可以拿到這些，與自己了生死、開智慧、證果毫不相關。你看這個東西多重要。總算我們把世間法跟出世間法認識清楚了。那我們要學佛的話，你就不能不重視戒律；你要重視戒律，你不能不從《弟子規》下手，《弟子規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》這三個根，你要不從這三個根下手，你就不可能有成就，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
節錄自：02-039-0129淨土大經解演義